建文書法儗

建文書法儗 正編上

東吳荒史氏 臣 朱鷺 原名家楝

建文皇帝本紀

帝生洪武丁巳戊寅即位年二十有二歲建文四年壬午祝髮出亾以火崩聞

建文皇帝贊曰元覆
明興若五夜之須天曉
天實篤生
高
文以開南鎮北縣爲祀晝而特借建文爲靖
難從鼎之端雖有懿質其克究乎變

祖法削

親王起二大故而不知收求前得瓛求解得屯坐自瞥厲以促厥祚可不謂天益之疾而故令忠建文者誤建文以至于不揉邪不然春秋方富銳意太平若不及如建文者眞可謂有志之主儻其佐理得人審機識局易紛更以靜守代削除以推恩朝端無事藩邸相安海内化于長厚浹于文教雖配

高世饗豈曰忝哉胡遽喪也天實有心又曷咎焉　臣鷺謹識

建文謚饗論曰天子僃謚所從來久遠此僃年何通謚之窮也有謚僃謚無謚僃年存帝已矣夫謚以易名也仁暴興

亾之主得共之亾亾不取焉建文何以竊于謚耶革除故年且除何問謚然而年不可不復也苟得　請焉雖追謚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酌之萬世人心之公是奚不可之有郎被以極詬蒙之大辱固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本紀就年僃帝夫亦書法之變乎按謚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此四愍者建文幾備之矣僃愍皇帝其亦可焉敢覬嘉號我

高皇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亾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儼然

臨天下者四歲顧弗得一字之及乎哉
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郡王下也正恐能
削其名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
難一謚意倣古少帝略倆即非至當義
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亦何
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或曰即幸
而復年矣追謚矣建文居然一朝矣其
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
不遷非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
耳今其　主在陵寢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

數而於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尊尊父子兄弟不同繼而同禰世何則重統也　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
叔侄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誠復即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乖矣其奚以信萬世臣鷺謹識

己卯　建文元年

建文年號論

曰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僞年者漢惠帝養佗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假也昌邑王賀自籓邸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内又外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矣綱目書帝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没之也豈其名正實彰四歲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不僞年乎哉孫蒙

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于此者以爲亾國之主與古之亾國者非一姓其誰茲年而亾之以爲德不足存與顧何如桀紂桀

紂固有年也況　建文弱齡未壯能以
興致太平爲已任躬郊視學復高年勸
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汲汲不
少自暇逸庶幾哉守成令質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偁之而當時政殼亦日務
寬大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
于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爲社稷
計何得追滅之耶不寧惟是有天下者
父爲祖則子爲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
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明始

太祖以創業偁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偁祖豈不有當顧惟是
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茲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耶
故以一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
父之接而平列爲祖亦非體也
明史將爲萬世觀其得不湮處邪卽不爲
建文計獨不爲
文皇帝地邪至哉楊文懿公之言曰國可滅
史不可滅愚亦曰位可革年不可革卽
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况今日是非已
定正
聖子
神孫所當幹蠱補闕時乎鄭端簡公攷
昭皇帝

長陵碑文僞我
皇考文皇帝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起兵之故聞
建文君自焚
皇考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邪
遂備天子禮葬書其歿曰崩是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建文也其即位詔
諭臣民勑封功臣勑曷嘗不僞建文
文皇省革除之而自僞之畢竟實難掩耳
昭皇帝雖
文皇帝子而不不勝痛惜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兹决矣臣鷺謹識

春正月○改天地祠爲南郊祠南郊祠義勝

庚辰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己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舃登大祀殿秉圭奠瓚輿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詔養老命官賑民鬻子○遣使告即位於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勑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吳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某縣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

按**廖昇**襄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事多摭實聞北兵渡龍潭遂與家人慟訣自經死一本金川門破死**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年二十五爲鄭山書院長文成一家有名傋洪武初嘗徵修元史**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大足人性介富經術自蜀徵入翰林檢

討累進刑部左侍郎四年死難臨刑有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之句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各年八十餘竝子五人皆謫戍妻王見教坊録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其弟**胡子義**以薦辟起陞僉事聞兄死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子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子歎曰兄已無後此或者未盡絕邪棄之去莫知所終**葉惠仲**以字行臨海人與兄夷仲竝有文名儞二葉惠仲以知縣克史官克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録時書靖難事以逆黨論死籍其家妻蕭見教坊録**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自杭徙崇德之同鄉讀書不務章句敦行撿與海鹽沈彝子壽康友善國初舉明經秀

才歷秦周進長史謫馬龍他郎甸從一僕赴官曾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討入京留修實録陞翰林尋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慷慨縊死所著有巽隱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二月命都督僉事耿瓛偕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瞯燕也

文皇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徹執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清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法皆當不得終按耿瓛長興侯長子嘗率兵攻永平華命日論死景清本耿姓眞寧人洪武二

十七年進士性慧倜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祕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清詭曰某私槀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懟恨既出清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祕太甚故相戲耳又清赴舉時淳化一女爲妖所憑清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清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上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練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某星犯帝座甚急　文皇固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詰之曰我忍不死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啖血御衣　文皇大怒命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夕精英迭見已時人[illegible]

庭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
攀染謂之爪蔓抄村里爲墟詔尊　皇考
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敬太子
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
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大賚天下有差
朕惟盛德不食報者垂慶后昆大位不逮親
者追尊宗廟　皇考早登儲位參決萬幾默
施寬仁陰贊至治用錫祐朕嗣登大寶巳謚
皇祖考妣而　皇考妣謚號未備心切悼焉
謹采群臣議追尊　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皇妣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妃馬氏

正位中宮共承祭祀封三弟吳王衡王徐王用夾輔邦家夫尊親所以崇孝敬正家所以厚風俗嘉與萬方同臻斯路其有懷才抱德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年八十以上者人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帛一匹綿一斤所在煢民歲給米三石戚里收養之荒田地莫耕者爲除徭賦農桑衣食之本勿奪時使得盡力學校所以作士備任使加意風厲焉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務慎考覈黜陟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五世同居者勘聞旌表水旱災傷速開報蠲賑軍中孤兒存卹有定例其年老篤疾者管軍官撫之願還鄉者聽前代兵後骸骨暴露者所在官司收瘞衛所軍戶果絕即與除伍民間有篤廢殘

疾不能自生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糧著爲令

靖難後孝康皇帝主遷于陵仍僃懿文太子

呉王衡王四年七月降封廣澤懷恩廣澤王

居福建漳州懷恩王居江西建昌九月召還

同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以少隨母呂太

后居懿文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懿文

祀未遣之國四年十二月邸中忽

火起驚仆地卒年十六謚哀簡

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群臣請立太子詔曰有天下者公天

下朕功未報于先王澤未加于百姓

而急于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

言又請曰立嗣必子所由來久矣早慰天下

望幸甚詔曰堯舜夏禹皆黄帝之後更相授

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諸叔濟

濟多賢實秉德以陪朕諸母弟具有淳德克襄理道儻數年之後幸而神人和協朕於諸叔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嗣位庶於官天下之中不失家天下之意著為例世世守之群臣復請曰　太祖登極未久即立儲宮者非私也所以一人心而防禍源也若及今不定而更須後擇則啓宗室覬覦之心生小人反間之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願陛下財察詔曰卿等固以請其先封諸弟而後可三弟既封遂立太子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

亦長興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略父北
征璿勸直擣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怏怏
抱病對公主泣　上遜去璿益僞疾杜門不
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衡府紀善留史局按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
明詩爲霍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
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帝喜以爲周
府奉祠正尋陞紀善　上初年王有過逮吏
是修以嘗諫免歿衡府留纂修　太祖實錄
靖難兵入京是修郎遺書別友人解縉楊士
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爲
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是修內

貞外和孝友廉澹其學自經史下至醫卜靡不究爲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芻蕘集進思集懿範家訓等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他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就傳而翁聞者笑之隨志斷曰君子謂諸子無義西楊于諸子也復無恥矣

更定官制

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

義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詳

朝野編按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歸養親後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應上詔言事多見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靖難後坐他事罷歸杜門不出薦修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堪師表亨自造朝辭甚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敎官何不可尚書郭璡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二

吏部官制小論曰官制祖周官夫亦慕古盛意乎獨不念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何者不
折衷于周官乎善法者師意何遽不如
古而騷然變更乎孔子偁孟莊子孝而
獨難其不改臣若政
建文君臣何改之忍也至其削奪諸藩亦
有動于漢晁錯計而卒用亡天下總之
咎生慕古之過
臾臣鷺謹識

崇仁訓導羅恢入史館恢上書言政切直上
曰言無忌諱其心必
忠命進史館同修　太祖實錄時遼東高巍
僊居鄭恕金華樓璉浦江鄭楷蘇州錢芹吉
安蕭用道等皆徵用言路大闢
忠儒滿朝海內翕然想望太平

燕王來朝監察御史曾鳳韶戸部侍郎卓敬劾奏不報

由皇道入登陛不拜也鳳韶侍班劾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廷中愕然上曰至親弗問〇王世貞攷誤謂殿上二語見前朝鷺謂成語不妨引用以成語證誤非也

卓敬上書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太祖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　上默然旣　文皇卽位責敬不奉

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文皇特憐重之繫之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家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凛然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服其識也不獨以節敬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法必爲名卿惜哉皿不華色嘗讀書夜歸失道得兕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諸王多僭擬敬乘間言之　上以爲宗人經歷敬立朝慷慨英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率峭拔磊落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之曰忠貞敬字惟恭瑞安縣人妻劉義女楊奴見教坊錄

免民賃舍錢○三月丁

丑祀先師太學上齋戒往監獻拜跽禮如祖廟御彝倫堂見師師生賞幣鈔有差堂官講顏淵問仁二章上問天下歸仁與家邦無怨其致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道之別上曰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是我一心管攝故一日復禮便家邦天下都歸仁中敬恕工夫正是克己實處自能無怨于家邦非謂家邦不怨我也恐無甚差別一時聽者快服以爲聞所未聞人思遠于經學而誦習之聲遍郊圻焉

詔求賢

詔曰朕願海内沐浴淳德泳濡文教用追配虞周而賢人不舉集朕心孔棘焉塡巳須詔開科校士如洪武制而懼畜德之士或少文經世之猷或逸格非薦舉不次無以盡天地所儲該天

下所在有司朝夕咨訪轉相上聞用稱朕志

燕王還國○召樓璉為翰林侍書係繒置領袪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命孝孺艸詔不可改命璉璉強受之歸而懟悶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逡巡一夕經死

設沿海巡檢以張威等為之○擢神策衛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周璿山東諸城人以言事擢用與[illegible]中俱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璿妻王子欒兒永樂九年猶繫獄司中洪武中以

御史陸
左僉都

燕世子　及其弟　至京師尋遣

還

太祖小祥也　文皇遣三子來或沮之
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
也齊太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
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
高煦勇悍無賴倚騎射能寧惟叛主將叛父
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瀕行煦入輝祖
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旣還國　文皇喜曰
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　上悔不用輝祖
之
言

國子博士黃彥清陳風俗

黃彥清未詳履
歷初至京邸買
雞鬻者曰可殺勿畜彥清解其意領之其人
旣去復還囑曰殺則瘞其毛于地勿遺累鄰

雞也彥清嘆曰仁哉何風俗之厚也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句者舉以授之彥清曰有禮哉何風俗之厚也又見有得紗于衢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曰廉哉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何敢當也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轂徽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 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人尚未能齊何敢謂野人之徧爲爾德也彥清頓首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

風動而有弟未諳宮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爲己過愈見盛德矣後彥清在梅殷軍中聞變私諡建文上冬十二月尚官博士以私諡故坐死併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及族人繫獄梅殷故白無之金蘭等得釋附其地方巡撫黄清新詔至不受謀起兵不克死之或疑即彥清竊謂非是冬十二月官博士與不受詔謀起兵者迹迥異矣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逮按察使陳瑛右布政曹昱副使張璉至京安置瑛廣西湯宗告瑛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也宗不詳何許人革命日恨宗論死

勅都督宋忠徐凱

耿瓛將邊衛兵分屯開平臨淸山海關○調北平永淸衛官軍屯彰德順德備燕也時齊燕踵告變太子澄以爲當亟討 上難之問所先子澄曰燕王數稱病而日操練軍馬招異人術士機巳彰宜先上顧太曰 王素善兵未易輕動太曰今邊報北虜斂息但以防邊爲名發北平精銳出戍去其羽翼無能爲矣 上領之乃命宋忠調緣邊各衛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選隸麾下徐凱臨淸耿瓛山海關三都督相犄角陰約籓臣張昺等伺動定按察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中疏救百戶死 上稱其直三十年討西夷有功巳死

難懷來子謙亦戍邊賜死〇置豐沛軍民指揮使〇召胡騎指揮使關童等還京〇以都御史一本刑部左侍郎暴昭等二十四人充采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廉黜貪得便宜行事　上諭曰卿等求稱任使意無負朕望尹吉甫之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此部使之事也【暴昭】該訪北平甫至境聞變亟歸以聞力請爲之備金川門破昭出亡被執抗罵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已絕按昭山西人未詳里氏京師地震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

知福寧縣尋復之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惡之故旣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籍驅出就戮乃當陛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有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遂貸昌隆以爲北平行部主事後坐呂震誣死

夏四月初幷衛所○湘王栢有

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僞造寶鈔兼殘虐殺人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以死齊府人曾名滚上變告廢齊王榑爲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楩於其國竝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舉通經軍士○下岳池教諭程濟獄

程濟言大難起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北朝廷迂之繫至京將戮召入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不驗死未晚遂下獄無何北兵起遽出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

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文怒椎之遽止曰爲我録文來因
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　上
出亾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入爲
上薙髮從出亾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
隨上至南京莫知所終濟朝邑人與同邑高
翔起明經洪武中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
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卒死難

以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末與孝孺同
徵薦爲漢陽知縣　上初即位召入上資治
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
姦剔蠧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艸去病
急或傷元氣去艸嚴或傷禾稼是故病去則

宜調養其血氣剝去則宜培養其苗根北兵逼江于時叔英奉詔募兵至廣德俄而聞變會齊太亦奔至相抱慟哭期後舉巳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碣中自縊于玄妙觀之銀杏樹有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之句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墓在祠山麓正統中楊士奇題其石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叔英薦起也嘉靖中編修鄒守益謫判廣德祠祀叔英妻金繫獄死女二同赴井死有貞烈祠叔英所著有靜學集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 趙諒開平王甥壯勇知方上特信任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能効職華

命曰常宗人茲得罪坐廢憂卒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官旗于諒周鐸等誅之倪諒末詳何許人或曰千戶後死難詔讓燕時文皇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太子澄輝祖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而　文皇不得不生心矣會燕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稍洩其情而張昺等每遇朝使至輒傳語宜早爲備　文皇因知之因託疾佯狂悉臥久之被讓遂佯病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疑誠逢辰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備防

恐一旦不可測貴等湙然之謀益愈急
○此下當書　燕王有疾爲鸞譚闕書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秋七月○都指揮使張信叛欵燕○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

先是　文皇僃疾不出每問僧道衍義起之期對未可至是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　文皇信驚告母母日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爲福信然之因請啟見不

得入許乘婦人輿以入　文皇陽爲感風不
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俯
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信奉密敕在此當
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
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簷瓦墮地碎　文
皇不懌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
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城衛圍王城又以木
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
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艸獻府中　文皇
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
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爲矣　文皇曰不如以
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
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佯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

不滐虞果入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逢辰貴昺等不屈俱死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

靖難兵夜攻下九門

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亦下按**葛誠**未詳里字旣浿府謀洩見惧後得族誅**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嘗遺書其子曰我已自分必死兵起之日逢辰泣諫以死**彭二**與謝貴馬宣同爲北平都指揮使二見貴殺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出格殺二附**盧振**一

作震燕護衛指揮甞密約昺内貴等爲内應昺
貴死振亦死之或曰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
名數其罪殺之夷族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
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師師次居庸退保
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自署官屬以李
友直爲本司右參議兵中止僞元年靖難兵遣張玉
朱能攻薊州○靖難兵上書請誅齊太黄子
澄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以定
有天下封建諸子爲盤石安不幸　皇考

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太子澄假陛下
之威權翦皇家之枝葉樹榑柏桂楩五弟不
二年間竝見削奪雖有從過未聞不執五弟
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愍闔室自焚仁
聖在上胡寧忍此葢非出陛下之心皆姦臣
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年
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而姦臣誣直爲枉加禍
以韋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迫言不軌遂分
布宋忠謝貴張昺芮等于北平城内外甲馬馳
突于街衢鉦鼓喧鍧于遠邇圍守臣府如臨
湯火竊念臣于 懿文太子同母兄弟也今
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姦之心不止害臣辟伐
大樹先翦附枝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渙
發德音去此兇慝用肅清朝廷永安社稷以

保全親藩又竊計姦黨蟠固陛下未易除之
伏覩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
親王訓兵以待天子密詔統兵來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惶恐上書

江北蝗

有司請使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
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
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
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

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

馬宣起兵攻北平西行遇
靖難兵逆戰不利退守薊州與本衛曾濬出
城再戰敗俱被執招之降不屈罵不絕口以

死薊州無主遂降燕通州衛指揮房勝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叛降燕靖難兵破居庸頭叅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使俞瑱被執死之

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相為犄援將謀攻北平也　文皇聞之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無北顧憂乘瑱初至衆心未定易為取耳令前鋒

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部伍未定敗丟依忠　文皇與諸將計曰宋忠保懐來必爭居庸乘其未至邀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彼衆新附其心不一破之必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　文皇據鞍指麾有喜色忠果帥衆援居庸燕兵獲諜者言宋忠誘將士以家屬在北平者被慘戮宜爲報衆在疑信間　文皇遽命忠伍軍士家屬爲前驅令得覿見相呼應懈兵士心忠不意敵卒至列陣未成　文皇麾師渡河鼓譟衝入忠軍忠大敗奔入城燕兵乘勢入不能禦

孫大彭聚力戰奮呼陷陣死忠瑱遂被執既失懐來燕勢大振于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上谷等處守將往往叛附矣是日將校

被俘不甘降憤懣死者百餘人或曰孫太先登多斬獲中流矢被獲死之**陳質**以都指揮克參將守太同有威名尋陞都督同知嘗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師敗退守大同華命曰被執不屈死之

庚寅靖難兵攻孔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兵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始陳亨有二心于燕時時陰輸款忌萬不發 文皇故貽萬萬書盛儞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萬置書衣中厚賞之又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比至事

發亨貞遂執萬萬極辯不能自竟下獄按**卜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樂効死每戰輒先登至是墮　文皇術中又江陰侯吳高與楊文同守遼東　文皇忌高遺兩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二人得書懷疑竝聞朝廷朝廷竟削高爵

卜萬陳亨小論曰異同之爲事利害也甚矣哉彼已相能固于堅城一水一火關所自起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誰剸無間之刃哉亨既忌萬將亦有意色可揣而萬曾不覺何闇也志曰當發不發大賊乃作卜萬之謂乎亨以叛全萬以忠獄冤哉其亦足以爲共事者萬世鑒矣乃江陰侯之廢頗亦類是故并

及之鷺識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詔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乂民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

急竄治止正構罪餘不問庶幾自新今年齊
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
燕王同謀柏自知難逭焚死榑已廢爲庶人
朕於　燕王親最近未忍究今乃倆兵犯闕
敢言除姦黨肅清朝廷朕不得已遣長興侯
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正其罪咨爾中外
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以安社
稷班師之日爵賞不吝按耿炳文濠人以父
君用功代領軍洪武初累功封侯給券鎮守
遼東倆老將善戰北征之役甫至眞定竟敗
尋召還仍食其故封永樂初陳瑛迎　上意
劾之暴卒國除李堅武涉人以父英國公故
尚　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　上即位進公
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

戰互勝負封灤城侯給券已而敗于滹沱河中槊被擒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于莊嗣侯永樂中除

寗忠 未詳里氏其妻徐凱女也忠同凱死難

吳傑 黔國威襄公子也以指揮嗣封屢出征胡防倭有功以援貞定失律謫南寧衛指揮

吳高 以父良江陰侯嗣封屢從征胡守遼東時時出兵攻北平不克坐疑削爵永樂初召守大同被劾編戍奪券

盛庸 未詳里氏從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克平燕將軍殺張玉譚淵四年浦口戰敗降附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劾怨望削爵暴卒

徐凱 合肥人開國時累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元年從何福征百夷有功滄州之潰被執遣至北平仍其官已而暴卒

平安 滁州人初名保兒

以父定功襲指揮僉事陞密雲指揮使擢右軍都督僉事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霊璧之敗被執以爲北平都司進都督僉事七年 文皇忽問安乃尚亾恙安慙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

○**諭誡北征將士**誡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内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

諭誡將士小論 曰是與亾一大機也内兵心忌 文皇膽張此怠而彼奮此瑕而彼堅又何俟接戰覘勝負哉夾河戰後

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遇[illegible][illegible]後
上殺之也夫不忍
叔父其自忍乎眞宋襄之仁義也若欲勿殺
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巳之讀史至
此而不啞然笑失斂愾乎當時在廷諸
臣曾不出一言相難何與殆天蔽厥
衷而默以相靖難之成與臣鷺識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檄山東河南山西給
軍餉○置平燕布政司于眞定命刑部尚書
暴昭掌司事○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

學士諡忠文從其子紳請也紳言明詔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先臣志節獲伸之日徵臣得展事情之時上可之制曰朕于文武勳勞咸思崇報況守節秉義之臣命書愍贈曷可忘哉故翰林待制王禕久事 皇祖夙夜在廷修史擅三尺之譽蒞民兼四善之稱銜命出使導化宣威豈期攜志之詭譏竟致忘身而殉義歷年滋久卹典未遑暨嗣息之疏請乃興懷而慨歎是用職陞禁從諡錫美名循彝制以勸忠推茂恩而示訓尚惟冥漠服此殊榮○按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禕始

徵雲南兵○己酉

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降鄭

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至酉靖難兵遂圍眞定炳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甯忠都督顧成指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楊松率銳鋒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壬子中秋夕 文皇度松等夕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 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樣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鄭州 文皇曰炳文在眞定不虞我至

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縛脫還又言雄鄚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併力以禦炳文遽用其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攻破其東南炳文出城逆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河北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　吳傑帥師來援眞定兵潰○九月丁卯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帝親餞之江滸賜犀玉帶

等時炳文出師不利　上始動色問誰可代炳文者黄子澄力薦景隆遂用之召炳文還時　上鋭意文治日與孝孺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事文墨兵事一聽子澄太以爲北兵何能爲也而景隆又自負文武材不以北爲意識者憂之矣

谷王橞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橞封宣府以遠邇震恐故偕妃妾遁歸也**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　上命璟參議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　文皇與之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邪璟正色曰可讓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敢讓也已賛景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半渡蘆溝河破冰冒雪趍良鄉裂趾跛行三

十里遇其子貊翼上馬還家養疾二年庚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華命日環稱疾不起逮至京見 文皇猶佛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徵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文皇不許得歸葬

環文成公子宇仲環豐髯偉貌議論英發博經史究極韜略握奇諸書洪武中召見喜曰眞伯溫兒以爲閤門使日欲汝日夕左右會封谷王諸大臣思環推環忠勇才略授長史并敎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嘉靖中學憲萬潮肖其像配享文成祠附

石撰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長史北兵起撰獨計備禦已見拔終不屈支解死之

[illegible]字德剛萬載人貢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洲知

縣陛晉府長史會　上徵晉兵鐔力主發赴後　文皇械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忠孝歸一死生非二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齊太等慮兩王通燕也初文皇嘗巡邊與寧王相得甚歡及聞削護衛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遺寧王書告窮蹙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靖難兵遂趨大寧

監察御史韓郁一本作康郁**上書不報**

韓郁未詳何許人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

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
夫脣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既焚
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彼計者必曰
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之變也曷足
怪乎今自北伐以來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
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
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
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
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
方凡揚揚自得若無事人臣愚不知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
不斷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勿悟不
待十年悔無及矣宜及今興滅繼絕釋代王
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

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篤厚親親以安宗社不報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兵圍永平時高總兵守遼東數以遼兵出擾燕燕亦疲焉**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幷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賴以不乏　文皇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易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令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永平援急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擒矣諸將

曰恐北平兵少　文皇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北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出援必奔是我一舉而解北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戰按鐵鉉鄧州人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太祖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久鞫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　上益喜凡法司疑獄盡屬鉉巳陞今官既參景隆軍守濟南戰東昌小河多鉉功詳後華命曰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就擒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耳鼻卒不肯顧罵不絕聲至劈碎死年三十七子福安福昌一戍河池一習教坊局匠尋皆戮死父仲名母薛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二女發教

坊司死不肯辱久之赦出配士人有詩行世或云非出女手

靖難兵擾永平高退保山海關○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房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擾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拔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

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亨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貞貞悔曰吾失斷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于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數輩悉降燕矣按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獨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上聞之加䘏典 文皇檄中所謂夌遲萬段者卽鑑也

辛亥景隆進兵攻北平遣別將攻通州敗績

景隆聞靖難兵去大寧遂帥師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何阻之虞遂薄城築壘九門攻之別結九營鄭村壩以待 文皇還時北平守甚堅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

乘城擲瓦石攻者驟退守益堅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奮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禦景隆故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乃亦止會天寒汲水灌城城冰遂不可登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衆　文皇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

靖難兵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兀良哈三衛胡騎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大寧空

大寧既破　文皇駐師城外以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專愬窮蹙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弁思歸之士瀕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去遂招諸胡及護衛官校皆從寧

府畢發而城爲之一空其後大寧棄與朶顏諸虜而行都司遷保定京師東北失一藩籬矣今所云朶顏三衛是也按大寧一鎭居遼東宣府中在喜峰口外爲北平之背俯視北平僻最要害處

十一月景隆遣將逆戰敗績景隆兵潰奔德州

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遣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　文皇及其將薛祿戰暉敗僅以身免七營連破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內兵繼出夾攻景隆不能支盡棄輜重拔其衆南奔九門兵悉潰景隆至德州徧調各處軍馬以圖後舉

靖難兵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言前上書已歷三月未

蒙垂察兵討不已竊聞朝廷論臣不軌罪八
云云悉姦臣誣臣寃濫明甚且陛下與臣皆
出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
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
寘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
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
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秦晉諸國
不難去矣寧王無罪頃又削其護衛譬諸人
身手足皆去身能獨全邪伏乞斷然不惑奮
去臣姦不勝懇切〇檄言　帝任用姦衰殘
害骨肉　父皇陵土未乾周湘齊代岷相繼
竄流皆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職等官爲之
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
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

牆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甲杖金鼓喧轟
動地七月四日且引兵入王城賴都指揮張
信先洩其姦某不得已起兵討罪是日誅殺
貴昺等十六日擒宋忠殺孫泰俞瑱八月十
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
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將軍駙馬李堅右將軍
甯忠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等又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瓛楊文不量圍我永平余引兵抵
永平高等夜遁遂進破大寧殺朱鑑指揮房
寬來降都督劉貞守松亭率衆歸援余襲破
其營降陳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十月十
六日景隆來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
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宵遁余
本 高皇帝高皇后親子 皇太子親弟恭

居諸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尚書黃大卿等余必不共戴天也用欽遵　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姦臣諸王暨官吏軍民其咸曉姦臣不道我父皇之仇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徙江陰侯高廣西楊文鎮守遼東○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　文皇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荊關攻廣昌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自拔南歸盟於途張倫勇悍
負氣節常喜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濬
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兵
南奔結盟誓報國初從景隆軍已
從盛庸軍多戰功革命日死之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練子寧名安以字
行新淦人洪武十
八年進士起居淮伯尚之子初從竹莊先生
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
夜春雷籜龍長器之廷對言今日用人徇名
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
之道剴切亾忌諱　高帝親擢第二授翰林
修撰內艱力行喪禮已復補翰林至御史大

夫當景隆召還子寧執之于朝數其罪固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靖難兵渡淮衛府紀善周是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罪用事者怒且訴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訴者愧而止革命日子寧被縛至語不遜 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意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姻戚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一本練黨鄒文壽男婦百五十五名張烏仔男婦六名主俱凌遲死而男婦俱戍邊子寧著有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建金川書院祀子寧并刻其集行世

復以茹瑺

爲兵部尚書○初令武官襲替兵部關旨五府○加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曲爲隱護上不得盡聞且云將圖大出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醞貂裘等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居之所置聖訓古書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宮室𢽾色之戒命孝孺製銘銘成上獻命坐賜茶上問中庸孟子之淺深孝孺對曰子思作中庸孟子師之一脈相傳似無淺深上曰孟子言堯舜之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爲而成不動而敬霜露所墜莫不尊親如必待法行而後服與孔子爲政以德之旨尚隔

一塵孝孺沈思良久曰由此言之則中庸深于孟子多矣上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終不脫縱橫氣習與人議論動求勝人大乘之門無諍論安有此也　皇祖孟子節文一書乃百世所當遵行者孝孺忻服曰誠如聖諭

徙肅王楧于蘭縣乞內徙也

選募謀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爲所鎮撫按楊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精遁法與王某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淼茫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驍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

容別人采去邪擁兵不救本懷疏請治景隆罪且曰喪師失律亦云屢矣耿炳文幸宇喪士二十萬于燕地 皇上憐其舊臣老將不忍加刑魏國公暉祖征燕亦復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仍命教場操練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無數責問乃歸臣下若此曷望收功乎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凡先鋒參謀等官悉臣自舉保用特命親王監軍疾馳直擣則可免生民于塗炭議甚忼慨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遂搖動擅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究用方欲用之柰何殺本命收屍葬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爵賞不及

樹巡 **冠** 沅州人熟請

兵書善占候信乎辰沅鑾嘗從征
引步兵防餉舟有功不知所終

敘賢守指揮同知李申○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

巍上書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
至燕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　燕國大王其
詞曰竊嘗慕魯仲連子排難解紛利施當時
名垂後世輒獻其私惟垂聽我　太祖升遐
皇上嗣位布政維寬意在休息朝野皆曰太
平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
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朝廷執言
仗義以順討逆夫動干戈孰若和解之便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臣所以奉明詔來見欲
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生

當須首死當結艸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
避居東都若大王能割首計者擒送京師或
戮而奏聞仍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
猜忌之疑塞讒衺離間之口不遂與周公比
隆哉慮不及此而今任事者得藉口殿下假
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錯
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此時而有奸豪
乘釁突起數萬衆以爲社稷憂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眞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
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
亦罷矣況朝廷天下兵力數十倍大王乎屈
伸之數明于觀火大王與上義則君臣親則
骨肉誠以此時表請謝罪轉禍爲福臣請得

保爲大王再篤親親之好永安無虞不然執迷不回僥倖舉恐與古夷齊泰伯求仁讓國之義逕庭矣幸而集事當得何名設有跌取笑萬世于斯時也追憶臣言可得乎臣久蒙 太祖教養十七年旌表臣孝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魏自拔南歸已與鐵鉉誓效死同守濟南拒退北兵魏賦志喜畧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遇吾鐵相知已朋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謖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諸王太守之從權奇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云云初魏應辟上政事書其一曰 太祖有文王

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勝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鄰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産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保順平大名諸府桑土之野其地坦平肥沃供賦饒畜牧廣其人皮衣肉食弓馬爲業遼金元籍以興焉故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淡玄德孔明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星羅棊布比古封制皆過當然 太祖本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昔漢高帝封同姓分天下半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生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文帝

務包容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鼂錯輔景帝以刻削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懷漢則社稷危矣今各府驕逸不法正坐漢病不削難乎上削之難乎下且傷親親之恩此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衰心眞裁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鼂錯削奪之策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吳楚潭湘而齊兗吳楚潭湘復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若寧若遼若谷代若慶肅畢以次分王少其力而減其地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懲之合親親王告太廟明治

其罪而廢處之豈有不聽服者哉修身齊家
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
察焉 上奇之不能用按**尚邏**遼州人事母
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
孝尋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十八年疏墾河南山
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
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忤旨議賢量
謫貴州關索嶺許姪代役 上即位初乞田
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巍命參景隆軍已
聞靖難兵入都城慷慨激烈縊死驛舍附**高**
不危不危官淮郡死難家屬男婦十三名男
繼兒充軍項兒監候聽決九年三月尚在監
弟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充 以錢芹爲行軍署
軍或曰不危即巍字非是

斷事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善虛懷懷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善立薦起爲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從大將軍諮議軍事多所贊畫以何入奏道病卒猶條兵事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歸葬吳縣之黃山

以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翰林院編修

按茅大芳太興人或曰江都人博學能詩文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顏其堂曰希董

方孝孺爲記備大芳志意偉然不凡不諳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遺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死之子三竝論死二孫死獄中妻張死教坊司有希董集五卷行世

葉砥上虞人字周道一字履道有學行洪武三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砥杜門力學諸謫士伍河西者爭從砥遊上元年求賢砥以史才交薦召爲今官修國史或又薦才堪風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裁永樂大典後請郡

得饒州卒于官年八十

罷齊太黃子澄仍置京師迨文皇再上書請誅兩人始罷兵也

罷齊黃小論曰謂罷齊黃足弭靖難邪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即二人亦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授而甘心焉可也如漢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實留之欺違損重謂國體何庋

文皇有心是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來不逐亦來又安取罷二人以快敵示朝廷怯嗟乎此二人實釀禍非能賢也陽逐之陰留之至其後也旋逐之旋又欲還之幾見用人如此此而國不亾者臣鷺識

東吳荒史氏　臣　朱鷺（原名家棟）

庚辰　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叛以城降遂逼大同○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右拾遺（係增置額）朱逢吉等充

考試官御史王度僉言立監試時貢舉官奏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欲觭重北人御史高翔侍講方孝孺疏辨備湯立賢無方歷舉南方人季札子游徐穉魏徵陸贄張九齡杜衍范仲淹等實之上渙以爲然詔如故按[illegible]貴池人字瀾伯一字尚賓初從父贅姓許既長受學元黃哻哻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勵業其中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會試俱第一授翰林復黃姓累陞今官　文皇來索齊黃兩人觀艸答詔極其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已謂三百曰吾一心[illegible]之江上妻姓未詳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

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釵釧出市酒肴夫人急攜二女并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矣觀喜曰信猶至李陽河聞　上崩乃復大慟圖自盡會朝使者來召觀紿之曰新朝有命敢不朝服拜東向哭且拜躍投湍流中或曰羅刹磯下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文皇命東刎象觀取冠冠之而剉于市購其屍不可得籍其家并逮姻黨若干人洪熙初得釋柯暹為傳其事正統時縣令龔守愚于觀故址祠祀之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與調兵食六旨之捷用唐客陳便宜方孝孺嘗與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

孫夷其族卒年四十七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詔曰國家有恒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爲都察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頗簡其吏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務忠厚以底治平其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改景淸爲御史大夫○以戴

德彝爲左拾遺按戴德彝本監察御史以省員改是命德彝初登洪武甲戌榜第三人爲翰林編修陞侍讀改御史靖難兵起多佐方黄議革命日同孝孺死之

以黄觀爲禮部侍中係增置額掌尚寶司事○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楊砥書大略言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

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李景隆援大同○靖難兵還北平○

景隆遺燕書請息兵也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荊關而文皇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遺書北平不報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

制言繇親逮疏篤邇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以臣則有共鯀之兇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與抑性惡之人不任受化與朕何修而可底順治刑措不用與俗何以比屋封克追隆古熙皡之世也

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靖艮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餘以次授官備得人勳名顯永樂後者甚衆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搖　上喜擢第一且曰胡豈可廣乎賜更名靖或曰廷對策艮冣優將首之以皃不揚易靖按**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元年江西省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官翰林死節詳後**陳繼之**莆田人既授戶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避革命日不屈死之父秀母王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仟妻扵女進奴京如沒官弟余翺等悉戍遠邊**黃鉞**字叔揚常熟人祖明德夢神授以鉞

因名以生員薦授宜章典史上改元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歷刑戶禮科給事中三年丁外艱出京方孝孺就問曰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藩籬以借敵也其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獨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顧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治郡之良才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歎泣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後繼善死詳四年姚善下

定乙牓舉人署教格舉人

隸乙榜者署署教諭訓導給俸三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加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黜陟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諸武弁叛從燕

諸武弁于紀律及被勲者居不得職者若干人一時大逃從北平北平盡復其官

武弁叛從小論

曰人主之意嚮下所環而應也捷于桴轉軸于鴞化得其然而莫識其所以然夫

高皇帝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武而當日于城爪牙輻輳歸命爭效死力以集事勲名爛焉方是時左班不得

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
修誥章兢兢奉
上旨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恬武兢文搢紳親而介
冑疏于是翰苑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
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
身趨死如歸其凜凜著亢節者匹處彌
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攜貳
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爲虜縛者多
至千人皆身爲將帥都督指揮者也砥
柱頹流增國壯烈自魏公輝祖父子暨
謝公貴馬公宣朱公鑑外幾何人哉噫
兩朝相及曾不甚遠一何文武離合之
異也豈非上所化哉故夫人主治天下

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嚮移之而有餘矣臣鷟謹識

夏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等兵次眞定約合兵攻北平也　增置諸簿賓輔各一員○靖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陳亨奔靖難兵復戰内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淵滕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辛丑　文皇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

溝河郭英吳傑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于
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
地水深二尺坐交牀以待旦已未遂渡白溝
先是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合戰互有勝負
燕屢却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暝遂收兵還
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
白溝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
輒爛 文皇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
而北庚申 文皇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
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
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丕平安善鎗刀
斬燕陳亨大將也已而高煦帥精騎數千合
文皇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

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遂麾諸兵乘敵後　文皇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又望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我寡奈何宜退就玉軍可以并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都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却馬瞿能幾及之　文皇急走隄登高處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　文皇遽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斁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死　文皇因命乘風縱火燔諸營聯河者於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畜萬萬計所被殺

溺死者二十萬餘人　文皇又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　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沈諸江夏四月復賜之至是復盡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議者以爲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　上命濟師來殿獨得全軍以還按**瞿能**不知何許人一本瞿通子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從涼國公擊西番有功又爲副總兵從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涼國公破賊雙狼寨白溝之役能爲裨將諸將多狼狽走能獨父子死戰并精兵萬餘人皆死之**俞通淵**廷玉子通海通源弟屢功封越雋侯坐累奪

侯建文元年召見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偏將禦北兵敢戰有功白溝之役死之勅葬聚寶山子靖襲爵二年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一時將校失世官若此者不勝紀矣

陸聚 陸涼衛指揮

靖難兵攻德州○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

文皇遣將攻德州景隆度敗餘不支奔濟南遂失德州并軍餉百萬數燕游兵掠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諭詞氣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迫矣敢苟活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立

死諸生欷嘘歎泣不能出戶按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親試偁旨當殊擢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鄞轉濟陽死節時其女靜適郎墨周簿聞靖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節預遣人求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省子禎通判夔州亦抗節死賊中其後有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茂名人學行俱優善造就諸士華命日詔至思賢堅臥不出迎頃之召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琰鄒君默曾廷瑞呂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舊君位哭臨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或曰中道自死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陳思賢贊

曰世謂方正學死節亢出諸公上或嫌過激播毒千人皆非也身受隆遇所自樹曾不足報萬一而亂亡在目莫知救抑有助焉此詎一死可塞責者即徇九族波及交游夫亦何亢之與有如練公子寧鐵公鉉暴公昭陳公迪十數輩其烈烈而死眞亢出諸公上已然猶曰膴仕也厚任也獨怪王公省陳公思賢薄坐廣文之氈輕無城社之寄繩大義者亦何暇毛瑣以及二公而二公從容論諭乎格生徒一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直區區求不負朝廷豢養已哉隱忍苟活留憾在心彼必去此而後快而何計乎任之厚薄與夫

義之緩急歟殆盡性至命之學力也儻
亦
建文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敎化之效歟其時
曾不盈四稔一何漸洽之深也意
高皇帝鼓舞豪傑有素畜厚而騰茂歟夫
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不終幾爲後世姍
笑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時
標貞千載 建文若增而重焉烏呼亦
既食其報
矣鷺識

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叅軍高巍自臨邑還守
濟南○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

被圍鉉巍及總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之奔濟南也巍鉉隨之次臨邑感一時城保望風奔潰方對酌端午慷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趍入募兵并集潰亾士卒景隆自德州往就鐵鉉丁丑 文皇率衆趍濟南巳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 文皇遂圍城疾攻之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文皇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請罷兵辛巳 文皇命其下隄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又請退兵十里無驚恐城中時 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

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
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得濟南欲降情大喜
謂所親曰濟南中原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可俟矣遂
慰勞千人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驩呼萬歲
鐵鉉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呼千歲即下鐵版拔橋計定乃
遣人請入撫諭　文皇遂乘駿馬徐行率勁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埤者候下呼㲉
即下版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鐵版下稍急
傷　文皇馬首而已　文皇急棄馬取從馬
逶逶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　文皇得過
驕之驚怒疾合兵復圍城鉉令守陴者毒罵
文皇攻益急以礟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

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鉉每隨機應變竭智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兩月而圍卒解鉉之功也高巍嘗偁鐵司馬忠孝兩全撰詩文以贈之按

盛庸

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參將常從長興侯及曹國公出戰濟南之功封侯食祿千石代曹國公總兵東昌夾河殺燕兩大將四年累戰敗歸附　文皇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郎致仕有千戶王欽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圖請誅庸遂削爵暴卒

高賢寧

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省時偶在濟南城中故爲答論已被執至

文皇曰作論秀才邪好人命官之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衛指揮倖用勸就職荅曰子以軍旅發身余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

綱言于上得遣歸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歸年九十七而卒

誅之○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詹事府官○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至燕軍諭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慷慨請行見文皇濟南城下文皇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辱命下獄尋釋之按淶水人父早亾母張以避兵溺水死得成臥冰求之因塑父母像與妻事朝夕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爲大官署丞改太常歷尚寶司二十七年旌其門孝子學

士劉三吾爲傳其事已歸事　文皇歷陝西左參政右布政數上言民間疾苦有惠聲

秋七月都督平安率兵次單家橋安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復德州知高爆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時濟南圍且三月堅不能破　文皇憤不懌僧道衍曰師老矣　丁是解去鉉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以爲終須破滅燕耳不復爲意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爲正心殿置學士一

員○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額九月皋門成遂改題諸門承天門災尋營建之落成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皋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徵洪武中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冬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衛募壯士○城滄州○靖難兵復出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而徐凱陶銘城滄州爲犄角之勢

以困北平　文皇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急未得下獨滄州新築凍土易敗出凱不意疾攻之可日暮得也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城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時降燕者數萬人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餘人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獄

羅義言息兵講和事并錄上北平書言吏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令殿下以藩

國敵朝廷即幸成猶不祥況萬難無一易哉
宜謹守燕土以善法周公書并上竟下獄革
命曰　文皇出義獄中擢戶
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政賞濟南功〇封
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召景隆還
上以濟南完守賞鉉庸等誥封三代及銀幣
有差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次陞賞庸爲
大將軍總兵官節制諸軍景隆召還赦不誅
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
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之句平燕將

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眞參贊軍務鉉督諸兵北進○十一月庸襲靖難兵後不克靖難兵至臨淸移屯館陶掠大名滄州之破　文皇載所擄獲順流而北身自率衆循河行庸出兵襲其後不克　文皇遂至臨淸掠大名縱燒軍餉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盛庸移營東昌靖難兵隨至東昌庸出合戰大破之斬其將張玉靖難兵敗退屯館

陶文皇之掠濟寧也庸鉉率兵躡其後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免乙卯　文皇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兵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文皇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將張玉大將也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文皇易服奮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譟擒斬萬餘人燕兵遂北庸趣兵追之復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厲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

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文皇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八而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皇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

文國子助教王紳卒○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侍讀

上勑翰林臣方孝孺等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為一書以致治亂昭鑒戒故有是詔時愚士寓孝孺為其子師以孝孺首薦立召翰林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明年病卒詔給舟歸葬按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少負奇志好學

性孝其父肅仕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章名愚士得遊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殘辟畢纂不遺每有得輒哀誦聞者棘心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蔚贍尤長詩翰嘗從景隆徧遊秦周燕薊間多紀詠詞旨超絕亦備練達世故晩遇竟卒

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按鄒瑾吉安永豐人亦備鄒公瑾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末薦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備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男婦四百四十八名見教坊錄

辛巳 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有

事郊廟宴群臣賦詩頌示中外寳方一尺六寸九分上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　上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寳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三年春上行郊祀宿齋宮夕復感夢命工琢之至是慶成上且自謂天眷在茲而不知重寳名義已開鼎華之兆永昌永字默應永樂傳矣

歷成侯庸來獻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

文皇歸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已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整兵前進遂召募勇敢士

工部

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嚴震直一作振直字子敏烏程人或云德清以老人言事洪武中授試河南參政進工部尚書魁梧質誠　大祖呼爲嚴老實而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論兩廣鹽法嘗監軍安南得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也以獻上同事御史誣論之　太祖黜御史而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靖難兵起督餉齊魯問兵敗被執後復爲工部使安南客蜀訪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哭　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死驛亭

享太廟告捷

享廟小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建文四年間將亦有蒸嘗禘祫歲舉時舉之

禮而遺編落落無攷僅出征告捷兩書假廟豈以彬彬禮文之主而忽思神廢不享與嗟嗟遭革除後缺逸可勝道哉鶯識

召復齊太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〇二月靖難兵出至保定自此計不復退矣〇歷城侯庸駐兵德州將攻北平也約吳傑平安出眞定刻日同發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調太理少卿汪善聞良輔河南湖廣肅政係增改名額按察司副使附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

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于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欷歔置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屬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託諸汴蔺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朝廷印信毀不得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璲私識良死事輒爲流涕正德中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使劉瑞祠祀良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以鎮江知府

薛嵩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右少卿

【薛嵩】闕鄉人慷慨有辯才常使燕欵詔諭勸　文皇旋師礼樂中使安南至芹站伏發被虜死【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敦行　高皇帝征陳友諒至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得閏立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繼事　上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進今職數預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籍其家妻汪女郡奴見教坊錄子傳道廣圭論死傳慶傳福謫戍郡奴爨墨汚面誓不辱二十一年釋歸無依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鄉人私謚曰

貞姑嘉靖初
邵銳祠祀闕
三月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辛未庸兵
至單家橋
己卯營于夾河辛巳　文皇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強弩戟盾固匝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襲文皇文皇復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陣終不可動　文皇命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而其大將譚淵出兵會擊自中軍來庸因麾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淵及其部下指麾董眞保等燕小郤　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

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積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卻莊得楚智皂旗張等皆陷陣以死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　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　上諭旨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也　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軍我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之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空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無算　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丞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釦器錦繡衣袍

曰破北平張箎痛飲至是盡遺燕獲庸等有
浩歎而已按**莊得**一本作德洪武末爲西涼
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
上元年隸宋忠麾下懐來之敗惟得一軍獨
全盛庸之斬譚淵也得與力焉**楚智**驍將也
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陞都
指揮使使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
夾河之役與莊得等俱力戰以死或曰智被
執不屈死**皂旗張**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
偏將力挽千斤每遇靖難兵戰輒揮皂旗先
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
夾河力戰死殭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夾河風沙歎

曰諭誠已足藉敵風砂
又佐敗焉于人爲亂命于天爲下石天

人構厄其可振乎國之亾也其其何

日之有審是齊黄可無咎也鷺識

眞定諸將平安等及靖難兵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三月戰藁城敗績

三月癸未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文皇大戰擒其將薛祿祿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出眞定聞庸敗又燕散遣徤兒四出掠餉遂進兵襲靖難不克閏月乙未靖難兵掠眞定吳傑移軍滹沱河　文皇遣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傑移營藁城　文皇來合戰互勝負巳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軍攻其東北　文皇自以驍騎循滹沱河出陣後

傑安發火器大弩射　文皇矢集旗革叢于蝟毛竟不及　文皇時安于陣間縛樓高數丈登望見內軍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文皇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待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亂燕兵乘之追奔抵眞定城下被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戩陳鵬等俱被執安傑入保眞定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諭齊太黃子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將詔大理少卿薛嵓報之

書備臣燕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

太子澄誣臣大惡激上瀆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中臣臣瀝忠懇號天高不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衄臣亦不敢用爲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 皇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烏呼寃哉彼實何罪比聞太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令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

況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艸詔言罷兵遣嵒持報燕別為牓諭數千言刻印萬紙授嵒令散燕軍中嵒至燕軍　文皇問來意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　文皇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嵒嵒戰慄伏地　文皇令護嵒南還當是時上下益猜勢不相釋奏諭往來具詭托耳

禮制成頒行天下○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擾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書言比荷聖明允臣所奏諭以偃兵息民而嵩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壘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鬬而傑等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而爲姦臣所沮抗輒復此懇無任戰兢俟命 上覽書歎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柰何必用兵爲也召孝儒諭意對曰陛

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幸無惑丼言　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　文皇遣別將李遠等南掠餉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焚掠隨至沛益甚前後燬舟萬頭糜糧無數河水盡熱至魚鼈上浮漕卒因以散去京師大震軍興以來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窘有司支吾之苦矣壬午都督袁宇出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大敗脫身獨歸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

飲中言國事危急竟坐妖言死廷無老成至亡不悟

遣太僕

少卿祝孟獻朝鮮市馬○秋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北兵日擾城下樵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乃屋炊文皇遣人招降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文皇悅清言特緩其攻按趙清鳳陽人有膂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都督常憂變思盡力以薦出守彰德革命日清自陳乞閑不許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illegible]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敗績安營平村離城

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遣將劉江援北平平安邀擊之敗衄還眞定時江軍砲轂不絕轂言大軍繼至安軍駭故敗

遣人貽書燕世子

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于世子內臣黃儼素姦險亦惡于世子儼方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于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　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　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地命錦衣衛千戶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啓封押安俱致　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巳馳

使告世子且反　文皇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遣人貽書燕世子論曰誘子劫父殆所謂急而𡘜險者邪亦不念先以逆教天下與幸而無成成乃羞萬世孝孺生平以正學自遇動輒聖賢何相背之戾也仲尼曰顛沛必于是難言哉書曰遣人微之也罪孝孺也譏

大同守將房昭駐兵易州水西寨

欲進攻北平也**房昭**以都指揮守大同不忘北出乃以七月壬寅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之下邑登山結寨號

召義勇承制自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上昭守寨集兵糧尅期進攻北平

靖難兵還援保定○限僧道田人五畝

勅禮部曰釋道之教本以清淨爲宗而俗釋道乃務豐田自潤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催擾之害甚至羅憲桔身法教大隳朕甚愍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該天下寺菴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洪武中撥賜者不在此例一應丁役並免其爭訟告理非干人命軍民者聽本教衙門自治非奉朝命不許私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尼皃呼多藏

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哉遵爲定制用陳繼之議也

定銓選法

○八月眞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援房昭靖難兵圍水西寨

韋諒率萬人運餉援昭丙子餉入丁丑 文皇遽率兵至日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

老撾入貢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壯者

○九月靖難兵攻定州

文皇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攻定州至是解水西圍并力攻定州房昭兵糧贍足相持不能破也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

還㳂眞定○倭寇浙東○冬十月眞定諸將遣兵援水西寨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績昭諒走寨破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　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　文皇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遂失水西也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寧夏○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楊文引兵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以萬餘人掠薊州殺戮大慘

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按徐垕字宗實黃巖人聘授風紀官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整移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云云奉使招集義勇之明年垕家覆没于京師垕杜門終老侃然義槩不屈

平安敗靖難兵於楊村○■**寇鐵頫**與燕通也**某日皇步子文圭生**不詳所出是靖難後廢爲建庶人者幽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

後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憐庶人無罪久繫
禁欲寛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賛曰堯舜心也
中首請行　英宗遂請于　太后出之鳳陽
歳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閽者二十
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
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然已年五十餘
矣而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虞沮者
英廟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偁朕承祖宗
大統欲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
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寛貸詔下人人感歎盛
德云〇文皇入宮時建文幼子哭牽　文皇
衣裾且求食曰餓殺孩兒也老媼固教之
文皇亦哭命善撫之鄭端簡公以爲
即文圭良是殆始育之而卒幽之與

皇少子小論曰王世貞曰傳信錄稱
宣宗即是建文子又云
文廟以 宣宗爲太孫諱其實不言故
英廟
憲廟以來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後也按
文皇入金陵時 宣宗在北平已五歲矣何
誣至是荒史氏曰夫以
文皇帝之爲慮凋也 建文母弟三人相繼
貶廢且暴死除害莫若盡勢固然耳又
況建文子邪即有之
文皇不解出所育宮中朝
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
義偪若父終不敢私天下吾子而仍畀
若子有天下是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

而巳乎事不足淡辨錄之亦以
見書不足信葢如此臣鷺識

坤帖木兒可汗死鬼力赤爲可汗○十二月
靖難兵復出北平○置神武錦川鎮淮等衛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按梅殷汝南侯思祖從子尚
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
最爲 太祖愛幸受密命輔 上以誓劍一
遺詔一付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來
假道以進香爲名殷拒之曰 皇考有遺詔
文皇怒遽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耳殷
劓使人耳鼻口授答詞曰留汝口與殷下言

君父恩義不可忘　文皇不得道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革命曰殷聞變大驚慟欲死未決　文皇迫公主齧指血爲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　文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匿胡人有私謀又詛說幾得罪明年冬殷讎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懐不平發其實　文皇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疑出上意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解之以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後改二甥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

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令還居太平門外公主亦不答公主不詳所終附胡觀亦駙馬都尉尚 高帝第十女死白溝河戰

詔奉差中官毋得外橫

洪武中中官出使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暴橫聞者詔許所在有司但遇暴橫中官害及士民即時擒縛送京於是中官奪氣客謀北戴矣○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官有密約内應者謂須直擣京師天下可定 文皇澳然之既正位諸内臣次第擢爲邊藩鎮守云

詔定內[illegible]給事中品級○詔更

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録用○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通爲遼府紀善元年從王渡海來朝至是進長史按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謫戍延安通以太學生詣闕下上書請還其祖詞懇惻允之洪武二十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徙荊州有衛上紀綱者幸王通數辱之華命日綱入賀留用錦衣衛通曾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忌綱因乘間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簿録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績谿之程最衆幸使者全存不旁及焉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江西肅政按察副使本立自翰林陞試左僉都御史三年坐失陪祀調降仍留翰林編纂實錄成故有是命詳見前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為右侍郎○以徐眞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壬午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

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〇靖難兵攻破
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鄭華以行人使川廣元年詿誤謫東平吏目兵起輒謂妻蕭曰吾必死義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因託家友人無錫丞趙次進北兵薄城時諸長貳悉棄城去華獨慷慨率吏民憑守之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乃不食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上元夕燕兵攻沛**顏伯瑋**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于都督候援不至度不能支乃令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已題詩察院壁曰大守群公鑒鄙情咄嗟國難未能平丹心未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兵入東門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甫去不忍割復還乃見父尸大哭移時自刎以從胡先葬瑋父子南關外珏脫走以告兄之友宴璧時宦徐爲傳其事言伯瑋善事父母友兄弟以故守令知而薦之舉賢良既令沛嘗同督運德州瑋征戰有

方民不告勞每至徐連林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喜鄉郡之有人屬邑得賢長吏也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亾之伯瑋素志已定視死如歸不媿賢良哉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章鄭端簡公云觀伯瑋傳若壁者亦行誼君子也通紀謂伯瑋出貞卿後正統中御史彭勛爲瑋起墳并立祠 **唐子清黄隷** 未詳里氏子清得民愛謙果敢能戰下兵入被執欲招降俱不屈死之附 **蔡運** 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不諧于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向朴** 字遵博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養親洪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闢荊榛

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獻無城又當兵衝朴直以忠義鼓激民耳力不支懷印綬以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

置四川英武前衛○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

按張顯宗字明遠寧化人有文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三十年署祭酒事　上元年實授奏便宜學政一新北兵至淮奉詔起義兵江西因募民給緉六月還復職　文皇謫戍興州交阯平起顯宗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治宦蹟偁焉

靖難兵至徐州○二月內

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郯縣靖難兵攻徐州○

初置京衛武學○更定尚書以下勳階○三

月靖難兵攻宿州平安遇戰於淝河敗績甲申

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壬辰　文皇至渦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遂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

靖難兵攻蕭知縣鄭恕死之

按鄭恕字本忠僊居人善詩書畫博雅士也貧甚不安一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談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

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一本恕歸起義兵被執論死年五十六籍其家妻彭妾女俱見教坊錄二女當配自求死死之子濂湜姪溫汲俱謫北平種瓜

夏四月安及靖難兵戰於小河斬其將王眞敗之

甲寅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　文皇騎兵合戰斬一將陳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眞眞勇將也　文皇嘗曰奮勇如王眞何功不成每戰衝敵一以當百安麾騎圍眞數帀斬之　文皇見失兩將兵兩卻乃力自督戰安操長槊馳追幾及　文皇忽安馬蹶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　文皇以去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

一本何福斬陳文洍河之戰平安斬王眞

魏國公輝祖會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時平安軍營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率京軍來援都督同知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轂大振燕無不人人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覬隙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柰何一挫生心文皇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

還還當是時　文皇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遽召輝祖還○東莞陳建史斷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覘矣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於靈壁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眞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

善死之丁丑平安營于靈壁會　文皇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文皇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文皇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俱滿營遂破安及諸將及監軍等官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文皇縱性善等南還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按

宋瑄

鄆國公晟子建文初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戰有功靈壁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諸營敗瑄猶格鬬力屈死之晟卒時已改封西

寧侯兵部上子孫名瑄子本以長孫宜嗣文皇惡瑄乃侯瑄第琥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太祖偁君子人以行人改翰林檢討初劉基卒 太祖索祕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等侍太祖繙録威嚴下他卒手顫不成字性善獨安雅書法楷正悅之賜酒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 上初即位以東宮時稔聞特召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上多從之然輒爲奉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質上前上引過賜絹百匹既死義怒 文皇追戮其尸家徙邊尋赦還

彭與民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陞今官北征時出知兵略有風裁者督察諸將推與民既被執遣歸令

傳語中朝士與民慙憤裂冠裳棄去表忠錄稱後逮死云王貢未詳履歷亦逮死劉伯完不知何許人國初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步風角者咸衣食于官伯完精占候又精回回曆法故置軍中被執得釋去莫知所終

吐蕃寇陷保寧所○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北兵後總兵官楊文帥之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盛庸兵次淮南不戰潰○靖難兵渡淮至盱眙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兵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

五月己丑　文皇至泗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兵營淮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軍駭遂走盡棄其戰艦軍資　文皇遂渡淮至盱眙顧左右問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高郵以達揚眞即渡江可無後顧虞文皇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旣固非攻

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濬池聚饒兵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我之利不若直趍揚州儀眞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按**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以兵部主事出守淮河禦北兵力不支遂死之後竟夷族**徐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靖難兵自儀眞趨京師奇兵間道從靈璧出鳳陽渡河安諜知之拆浮橋絕舟楫拒守靖難兵彊獲漁舟以濟後安歸田逾年舉遺逸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田　文皇怒曰朕昔尚爲困況若曹乎逮安譎戍雲南**孫岳**無攷**王彬**字文質兗之東平人洪武

中進士起家爲監察御史奉命廵江淮治揚州北兵至崇剛練兵濬濠晝夜不懈彬一倚任之會指揮王禮懷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内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弟宗厚賂千斤力士母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政開城門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以死崇剛揚州世指揮使正德中祀彬名官本州

靖難兵至儀眞○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

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即因奮義共效
勤王 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無
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
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兼督蘇松嘉常鎭五郡兵前進未及戰會變
歸而爲麾下許千戶縛獻 文皇曰若一郡
守敢舉兵抗我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
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謫戍賀幼子繼見配

蘇州保兒習匠善字克一安陸人居魚寨志行淳實學識超邁時露慷慨氣爲諸生日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喜士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績三十年知蘇州因俗救正張弛合宜蘇以大治最諸郡好造請郡獻賢訪治道郡中王賓韓奕兪貞木錢芹皆高隱亡不折節下焉善留心國難嘗密結四郡守訓練民兵同效力黄子澄來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徃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方督兵勤王時招常熟黄給事鉞鉞郎日營葬畢徃善已被縳去鉞大慟遂絶食瞑目求死或告鉞善已款附矣鉞瞠目曰無降姚太守七月十日善凌遲死報至鉞乃數日信則趣

祭禮强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號曰幸見希直于九原徘徊久之給家人歸祭具畜身入水死友人楊福聞而日夜泣橋側百方以求鉞屍不得數日忽自出立水中體完不潰福身抱起葬之北山屏處福同邑楊濼子洪武季年人尚不樂仕以繩下法重故鉞少慧過目不忘又好學甚父恐其爲郡縣知强令耕田葛澤陂鉞專志讀書每託遊市肆借書讀濼一日從舟中窺見鉞簷下讀書奇之邀至家曰萬卷在此因令福同學三年俱聞邑令辟賢良濼遽謂鉞曰君何不自韜晦累及吾子鉞曰亡慮乃致福農夫裝尹有問第操吳音弗置對遂免辟鉞出官給諫封駁甚多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邑問黄

給事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農收萩路御史步抵其舍鉞從素幕中對語移日供蔬粥而别曰戚居弗克難黍其操致若爾鉞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姚善黨藉藉言且并録鉞鉞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荒史氏曰漎福父子亦知幾嗜義君子哉正德中湖廣巡撫秦金祀姚善鄉賢隆慶初常熟祀鉞鄉賢鉞乃無子○郡治近有姚黄二公祠祠善子澄也荒史氏曰善鉞同祀則宜退子澄而進鉞可焉善死義鉞也兼死信忠魂將干載其相依祠曰姚黄不亦可乎子澄則何以濫祀蘇州也祀諸其里足矣

王璲字器之曰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絜廉峭峻杜私謁華

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恨衛吏卒瑾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侈撒而命瘞之號瘞羹太守靖難兵逼淮上瑾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海道趨瓜州截北兵衛吏卒朋謀縛瑾至京文皇問造船何爲瑾不少遜對以實　文皇故釋之于是還田里終焉附**黄希范**知徽州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日修武備聞金川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程通共條議防禦策遣卒捕去論死籍其家按陳彥回已知徽州有據希范疑卽復姓陳者邪**孫鎭**衛輝知府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壬午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上饒丞不就自號沖玄子**松江同知**失姓名勤王詔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　文皇

聞而惡之既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

時北兵已入儀眞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　文皇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理問徐讓縣丞衛鍵使燕還以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二人齎書物使北平至是始得還也【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材氣磊落有口辨【衛鍵】官孝義縣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見　文皇請熟思之不聽既備差遣尋赴闕俱歿俱不詳何許人

刑部尚書

侯太轉餉淮安 侯太南和人嘗督餉山東及淮安備禦北兵惟謹怒　文
皇華命日太駐高郵被執下錦衣獄與姚善
等同日死弟敬祖子玘俱籍其家妻曾配象
奴幼子京兒永樂九
年尚繫錦衣獄聽決

徽州知府陳彥回糾眾勤王 詳見前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

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告便養改
永平知縣勤王兵至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
本縣梟首暴屍樵樓時暑月經旬如生面無
蠅集父老竊葬之縣治清白堂後祠祀未詳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眾勤王 周縉字伯紳武
昌人以太學生

官永清廉謹而能邑故邇北平力支不足民多逃散乃懷印去意欲他圖會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略具聞變乃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北平屬州縣官棄職遁去宜寘法于是縲械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　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

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公植督師江上麾下洶洶謀迎降都督僉某者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爲金所殺金遂率衆降燕且邀賞　文皇故怒而誅之仍命具棺斂植遣使護喪葬之白石山植本宗大懼悉散匿無敢會葬者按陳植廬江南慕善鄉人元至正舉鄉試不仕仕洪武爲吏部文選主事歷河間知府陝西參政雲南巡撫都御史陞今官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出戰高資港敗績文皇得陳瑄降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文皇奮力先登大戰庸竟敗走

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黃鉞嘗言江南

四郡獨鎮江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童俊狡獪叵測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豈足憑也至是果驗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

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和景隆等至軍中但伏地偁臣諄諄納款而已

命諸王分守京城門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景隆初往微述天命推戴得還甚恐至是不肯行上令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愕然會群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言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遂不決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永樂元年昇安置雲南死國除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

乙丑靖難兵門於金川上書皇太后陳不得已起兵之故討賊輔成王也李景隆及谷王橞一本潭王同與叛開門逆之靖難兵遂入京門卒襲諭慟哭去之京師大譁癸亥靖難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覘城中虛實乙丑文皇率兵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文皇麾蓋輒開城門文皇遂入京

與谷王周王等連轡而進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至是驗云按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雖少夙有志槪宣德中翊以好學成名鄉里巡撫周忱兩薦爲本邑學官辭曰翊卽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時城門一慟耳卒而門人私謚之曰安節先生附燕山衛卒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年弱冠好義壬午之變挈母妻逃去已而挾賻在錄中調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賤卒乎義不爲逆竟不食而死婦范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憐其節孝廟祀范焉

龔翊儲福贊曰翊方少役又在門最微也大慟去國慷慨有餘一何壯與可愧

死迎附諸臣乃其後學堪薦辟而終不忍負金川之一慟而塵埃一官又何貞也福不以行伍自鄙薄恬焉餓死以身爲歸麿幾從容就義者哉何必采薇絕粒者之爲亢節也予特表翊書之而福以後死故附書云 鶩識

帝下殿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 靖難兵薄金川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不果按 魏冕 永豐人爲御史勁直有才既廷毆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卽致節必

不爲時用徒自污耳遽自殺巳而法官希旨追罪夷其族附同邑鄒瑾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偁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

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如沸　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譁言不如遜去　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亾可免難　從之[illegible]　上方急時一宮人捧　太祖遺篋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錙程濟曰數也可柰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爲上剃髮[illegible]出　從御溝至郊壇而丕[illegible]宮中火烈甚傳言上崩矣而實遜去也濟從亾　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錮洽凡十

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僊偈跡上所至又遣大監鄭和等造船募士遠下西洋物色之終不得　帝之生也頂顱偏　高帝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能終嘗同　懿文太子侍　高帝命賦新月其詩曰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高帝默然既而曰幸免于難至是驗云

建文出亡不歸論曰諸野史及故老相傳俱言建文剃髮出亡先入蜀未幾入滇南及貴州廣西嘗賦感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殸愁新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貴州金竺長官司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癘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正統中出自滇南自稱朱允炆事聞于朝詔傳送入居大興隆寺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或言建文嘗寓衡州華藥寺受知府因辱禁子王祐私爲奏稱臣僧瓊俊或言建文南京供狀稱從恩恩州

借士夫欲歸

公皇陵紛紛異同及考史文正統五年十一
月丁巳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
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
苦今爲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黃紙爲書
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岑瑛執
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
眞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
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貴廣
西　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
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
衛臣鷺按此建文生洪武十年出正統
五年止該六十四歲稱九十餘則非眞
建文明矣何若僧者不少討慮而妄自

投死乎豈建文實歸死而史臣特以年

歲不合洗出之耶無生後世痛恨也此

不可解之事也鷺臆斷之建文慈仁無

斷惑聽人言難作之日不决一死姑從

出亾信有之非剃髮不可以出也爲僧

亦信有之若題詩怨望窮露本色情必

不然即正統紹𫝑警備已寛而雄心既

冷歸復何求且業已讀楞嚴矣而猶戀

戀歸骨歟大抵盡出思慕建文之口而

附會者遂以相傳也鷺于即位下注書

祝髮出亡不知所終可俟百世無惑

矣先正王世貞論辨略同鷺謹識

監察御史棄希賢某部郎中梁田玉等四十

餘人遯行 金川門啟是夕臺省諸人相與縋城、引去姓名多湮滅可言者凡一十八人**葉希賢**松陽人舉賢良入臺侃侃自負兵起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軍遯俱田玉俱剃爲僧**梁田玉**定海人族多仕者競尚節義**梁、良玉**爲中書舍人北兵至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而丕逾嶺至海南鬻書爲業終身焉**梁良用**父子兄弟入人同仕于朝相率去爲舟師已投水死或曰梁氏爲舟師沒水死者五人**梁中節**少好讀老子太玄出丕與同官**郭良**入山爲道士不知所終**何申**中書舍人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數升不數月疽發背死**宋和郭節**並中書舍人變姓名挾卜筮書出丕

何洲海州人與宋郭友善嘗以忠義相勖亦爲筮人同客異域死雪菴和尚名暨方黃之獄發殺萬人謫戍窮邊徼道死邊死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方壯剃髮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絶和尚欲止之其里豪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爲營寺居之晰夕誦易乾卦已改誦觀音經因名觀音寺常携楚詞急流中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投已輒哭哭已又讀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日注酒一壺客至乃飲不則拉樵牧豎飲半酡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死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illegible]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相傳即葉希賢曰希賢逮而論死

雲門僧在會稽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是遜流終莫得其姓名

衣葛僧北兵入傭被葛衣遽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邊地極寒必衣葛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積直買裘服必覆以故葛葛益破更新葛破葛不脫錢稍餘輒丞走市中與諸乞兒飲或吟或哭永樂中有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與語傭丞走南山避去官亦不語人居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且囑曰我死勿殮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

補鍋匠往來夔慶間業補鍋所至不三日留有徒學不索謝止令負擔後學至即遣先學如是數年人呼爲老補鍋匠錢粟不擇受或受食即不復索財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市逢馮翁相顧愕然已而

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竟日復持哭訣別去蜀中峨眉亭嘗有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意若流也**東馮先生**在夔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塞馬先生或馬公詩嘗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剗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具五色奕蜿無傷鱗渊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永樂甲申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其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丞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皇帝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遽慟擔投湖死莫得知其姓名焉**邪**[illegible]

居會稽之邪谿鬻薪度日嘗有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眞

朱景先不知何官禦北兵數有功金川破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竊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劉發教坊司附

陳周進士無錫人姚廣孝以先世交薦辟之周堅隱錫山不仕又玉華樵樂清樵見後補紀

梁棐諸君子贊曰緇服黃冠用自活悲其志鬻書挾筮操舟悲其業衣葛傭雖冬不廢有惡與偕出不與偕返之思補鍋匠塞馬先生市哭牽衣幽吟劌壁所

謂同心斷金者邪東湖樵之愕然投淵彼其心肯以負薪終哉孔子所謂殷有三仁各行其志而巳矣當是時烏舉雲匿胡可勝紀紀其可攷者鷺識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人〇翰林修撰王艮死之艮自聞北兵憂懣不食日就羸北兵薄城艮與解縉胡靖吳溥數人同集溥舍靖縉義形詞色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日淺奈何巳散去須臾艮舍哭聲震矣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鴆死艮子修後首鄉薦云諸本艮死辛巳秋帝遣官諭祭華朝志獨辨

其誣言艮家飾此以避追戮耳吳吳康齋與弼方少從其父溥邸舍目見艮事能述之

戶科都給事龔泰死之

宮中火起龔泰馳赴爲北兵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姧籍釋去泰歎曰何用生爲遽自投城以死按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孤母傅自督教之長益刻勵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以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上即位之三年遷今官泰聞靖難兵渡江即與妻傅訣曰我自分死耳汝攜幼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泰死年三十六以孝友著聞剛果有爲能容人嘗爲狂者擠池幾溺死不校鄉有神巫禍福奇驗見泰輒不能出一語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太常少卿

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善與修實録周是修死之詳前註

附[illegible]後死者除編[illegible]外

文臣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翰林修撰王叔英侍講王達樓璉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戶部侍郎卓敬盧迥郭任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侍郎徐垕刑部尚書暴昭侯太侍郎胡子昭工部尚書嚴正直侍郎學士董倫都御史茅大芳練子寧景清周濬司中巡撫黃清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劉瑞王高彭與民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國子監博士黃彥清給事中

陳繼之韓永黄鉞監察御史曾鳳韶董鏞王
度甘霖高翔謝昇鄭公智王琎左拾遺戴德
彝宗人經歷宋徵中書舍人何申郭節布政
司參政鄭居貞按察使王良李文敏副使程
立本僉事林嘉猷湯宗王府長史劉璟程通
龍鐔石撰知府姚善葉惠仲陳彥回楊任松
江同知知州蔡運教授陳思賢王省斷事高
巍失官號牛景先梁良用高不危馬坤疑官
鄒文壽張烏仔失姓名東湖樵舉人劉政諸
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
等咸死之
武臣魏國公暉祖開國公昇歷城侯盛庸駙馬
都尉梅殷耿璿都督廖鏞耿瓛劉貞甯忠徐
凱平安指揮使張倫王資盧振趙諒鎮撫周

拱元倪諒卒儲福　太監吳亮等咸死之

按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居戶部調兵食軍興不乏嘗上疏曰天下事先本後末除惡不去其本臣未見爲得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實果何爲者然乃北討周南討湘舍本不圖而圖末可謂戢亂乎且兵貴神速苟持久寧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革命日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女三配象奴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祠祀其鄉盧迥僊居人疏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飲酣長歌自恣人或謂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革命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作盧珙亦作盧迥亦作

盧迥毛太　上元年張紞爲吏部太爲左侍

郎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兵起戴上封事條方略統繼死太亦慷慨而死或曰即毛太亨**黃魁**與陳迪黃觀共事古雅有文學嫻于典禮迪觀咸敬愛之革命日不屈死之按宋林張三家所紀並無黃魁疑即黃觀之誤**董鏞**嘗會誓諸御史不負本朝又時時露章劾將校懷貳心不力戰者革命日鏞爲衆持死逆黨家徙戍邊**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入臺論奏機要當旨已戮力戎事常能激發人忠氣革命日衰服入見大哭語大不遜遂見誅没其產給諸高氏仍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畢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颺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胡昇**沛縣人爲湖廣道御史練兵

給餉多勞勩革命日不屈死之父旺子安住
戍金齒妻韓四女見教坊録韓永陝西西安
人或曰浮山人爲戸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
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多當上喜之靖難後
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王兆蘇州人官
御史以匿姦黨子孫誅死黃森懷寧人起洪
武丁亥鄉薦爲御史性剛介持正敢言中臺
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
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纘宗
祠祀之鄉巴毅平涼人洪武中爲御史伉直
有敢事　上爲戸部主事更清愼革命日逮
問不屈死之夷其族宋徵爲宗人府經歷嘗
疏請削宗藩罪廢者屬籍諸王恨之又與盧
振牛景先謝昇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二心

後被縛至不屈妻子俱死之馬𡋣不詳何官亦死難

補[illegible]李祺

韓國公善長之子尚太祖女臨安公主祺以父罪因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城遽投水死

陳思字思中浙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修有志操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林右字公輔浙臨海人洪武中書舍人與希直原采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邉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永樂戊子島夷毒台境監司舉右才督郡兵平倭　上知右才召用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儒同朝矣　上大怒命出劓之令祀鄉

賢邊昇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起有
氣節靖難兵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
不屈而死徐子權江西新淦人洪武乙丑進
士以知縣擢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
北兵必克城吾一死報國而已汝自携幼子
歸以延丁氏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
十歲隱處易姓中成化丁酉榜復姓豐寅初
字復初鄞縣人洪武國子司業抗疏諫燈謫
德化縣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有五
歲子慶給事中孫熙狀元徐尚書不知何許
人曾匿建文怒 文皇縱教坊子弟污其妻
死之一女屬樂籍樂官陳儀陰庇之洪熙時
出嫁良士猶士女也何[illegible]祠不知何許人在
燕邸寵於 文皇靖難後邸舊俱進秩公獨

稱固疾竟不起洞庭居士永樂初洞庭湖濱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嘗汎湖大醉輒大哭居病革乃呼鄰曰我建文時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去之樂清雷洪聞新命及殺卓敬也投港橋下水死[illegible]王姓永樂初來金華東陽縣之東山終身披麻號性天然大呆子爲王姓人題詩曰宗兄知姓王也有歌曰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宋進同金侍郎徵兵江西俱被百户縛送京林奇北平人兵起時極諫當守臣節被斬已族誅與余逢辰同時黃[illegible]子方同陳性善死夏杲崑山人太常卿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杲獨不去竟以恙余貞木一本貞

木亦被執送不屈死亦黨姚善也**小馬指揮**

王娃白溝之敗付胄於僕立馬竪槍而死[illegible]

實內官守徐州有功不屈死**叢郎仔**皂隸上

高人七月十日同侯太典刑一本反是執侯

太者附**張琳**永樂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

浣衣局副使張琳姧惡婦人一名黄氏著教

坊司領刺了右出欽録簿九年

尙有此事二十一年乃悉弛耳

丙寅至戊辰凡三日無帝

燕王㮚收左班官員目奸臣黄子澄齊太陳迪練安方孝孺黄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陳繼之鄭賜黄福尹昌隆張紞毛太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㮚王鈍黄魁戴德彝韓永葛誠王叔英周是修

盧振顏伯瑋張昺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仲高不危廖鏞徐暉祖凡二十六人右續榜仍以方孝孺爲首　右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乗機讎劫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愬復官弃釋張紞紞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爲姧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爲姧則非亦宥之餘俱狗節死矣

泰子澄赴召未至奔

論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斷變也曰徒赴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爲

後圖荒史氏曰何後圖之有太子澄可無奔也仰天椎心向闕慟哭曰臣不佞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佩刀立自決也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鷺識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文皇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認后屍應焉 文皇遽出屍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遭戮畧盡惟孕日得罪建文者畱耳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 詳見前 **已**

燕王諱

孝陵還即皇帝位壬申葬

建文皇帝○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

年 末改元也實建文四年諸所變更悉復洪武舊于是編年亂而實録亾貶帝稱君而建文一朝若滅若遺矣或曰革除實自軍中非即位後行之荒史氏曰此作者意也 建文尚在位非 文皇可革除也且書法儗所繇起也

革除[illegible]曰方

文皇帝駐師金川門猶奉尊

皇太后曰討賊輔成王不得已來朝耳有如
建文天子誅將吏且毋用兵拒戰出九卿中
官百數人城外雍雍然執橦御蓋以親
王禮奉逆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
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
設周公所負扆以待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
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
出此也遜去焉崩聞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文皇得宴然有之而無所事
湯武威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帝之始與爲
文皇討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

意曰既不獲遂予輔成王初志予敢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謚議
廟饗議修實録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
悼之心而絶無快意一逞之迹足可有
辭于天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
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
仇讎相尅之所爲而安在其爲骨肉之
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夫靖難執詞
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
之爲也況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發喪治葬一如天子

禮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
葬而史獨貶而儕君年獨削而不用耶
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亦不足存耶我
太祖高皇帝埽逐■元再闢宇宙爲古今盛
王而令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續而名
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夷同
仰旣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
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
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剃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
致生之生致死死不兩倒哉迹疑于私而
事入于倒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數而淚

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嘗觀　文皇帝發
謀舉事徃徃遲疑于天命人心去畱之
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上書則引
祖訓執辭則除罪人諭志則曰法周公其心
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
至城門不攻而自啟　主君不拔而自
以何憤不雪何怒足畱而又必華除之
爲快哉烏虖豈謂
文皇帝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寛宏邪當
是時靖難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
刻之說以從臾其間者宋太宗問趙普
後計普對曰太祖巳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
如賊臣都御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
矣猶請追戮建文臣賴
文皇帝置弗問況乃更擅之際乎又何所不
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
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皇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
新月詩覘之矣嘗屬意
文皇帝而 遺詔卒立 太孫無動搖意
太祖固曰自我創有天下業方開而遽亂之
其何以示萬世他日有庶奪嫡孽抗宗
者口實我矣亂一傳而萬世之傳足慮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況舉

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釋
二帝在天之憾而慰萬世人心之公以正統
紀以信史冊又可一日緩哉斯
聖子
神孫所宜亟圖也敢無望于
今日萬曆甲午冬日臣鷟謹識
同邑臣陳廣日書

建文出亡實録

本史彬致身録删定

壬午六月十三日未時　上聞金川失守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亡則從少監王鉞跪白曰

高皇帝有遺篋在曰遭大難則發謹藏奉先殿側羣臣請亟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固以鐵二鎖亦鐵灌　上見而大慟濟奮破之得度牒三紙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衣帽鞋鑷刀俱具隨有白金十錠篋内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　上泣曰數也可柰何程

濟立爲上祝髮領應文一牒時吳王教授杞縣人楊
應能道在以名符願受牒監察御史松陽葉希賢曰
臣名賢應賢無疑亦願受牒從亡者衆至五六十人
上泣辭之監察御史會鳳韶堅以請得八人與上
而九　上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捧啟之不用力而死
解出鬼門一舟待岸舟子曰臣神樂觀道士郎前上
賜名王昇是昨夢　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命兩校
尉縛臣曰旦日午時可于後湖艤舟鬼門以伺出者
勿洩洩且殛汝是以在此　上慰勞行舟止太平堤
昇迎前導閒步至觀東薄暮矣俄而應能希賢等十

三人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績谿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布政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㴶黃岩人所鎮撫牛景先杭州人王資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　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諸臣泣諾廖平曰隨行不得多獨無家累者有膂力者俱餘遥爲應援可也師是之乃

環坐地夜飡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程濟道人葉希賢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五人馮漼稱塞馬先生亦稱馬二子郭節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僧亦稱稽山主人趙天泰遂衣葛出稱衣葛翁亦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遂以資生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亦稱東湖主人議所之未定微明牛景先與史彬步至中河橋遂得彬家傎舟大喜遂抵彬家吳江同載凡八人上彬程葉楊牛馮宋而八也居水月觀聚五日而散但所比丘一道人從巳八月十五日新命追彬勅命師遂去雲南住永嘉

寺明年癸未三月會于襄陽廖平家師徒俱至獨梁良玉已物故矣甲申八月師遊天台鴈蕩初九日復會彬家衣履已敝彬爲易之台蕩遊凡三十九日天已寒師返雲南明年丁亥師移川之重慶府大竹善慶里莊景賢豪士也築室居之史彬周何洲郭節程亨往候師師又行已聞朝廷偵師急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市乞旬有六日而遇程濟于途乃知師結庵白龍山深處矣見師憔悴狀相與歎泣師問携得方物否各出所有爲供欣然有起色聚一月復散命勿更來庚子史彬復造白

龍山竟不可得歷兩月一比丘引之行師兀坐一室庵在平陽前後深林不下數里爲浪穹所轄地先時葉希賢楊應能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作故即庵東塑之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彬復往雲南方入湖廣界遇師旅店時已聞榆木川之變矣師且健飯偕下江南唯程濟從師欲重遊天台也時忽聞 仁廟大行師益放心下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師有會稽之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師不勝於邑命晟之子名曰鑑濟猶從此後不詳矣彬以從亡故爲仇家訟竟死獄中是錄也史晟手述拔其借乎王

元美不及見之而直以大義斷之曰建文實自焚于
火按史彬字仲彬洪武辛未應詔稱旨賜鏹鈔歸建
文五月起山林才德士彬以明經爲侍書嘗薦徐輝
祖請誅徐增壽已薦徐王府賓輔云鷺刪定用便覽
觀因集中未及揷入也
鷺書法擬成于萬曆甲午重訂于乙卯而出亡一
節近得此錄始核紛紛疑信可盡釋矣因綴刻之
天啟元年春三月九日鷺識